萬曆疏鈔

萬曆疏鈔卷二十四

飭吏類

萬曆疏鈔卷二十四

飭吏類

酌議久任事宜以一法守疏

郝維喬 吏科給事中 萬曆二年七月

先該本科左給事中張楚城題爲重久任專責成以安民生以稗吏治事續該吏部題覆荷蒙 皇上允行又經諸臣條議未盡事宜美意良法亦云備矣而臣以區區臆見則以爲條理節目之詳尤有當講而未之盡者故敢不厭煩瀆謹陳一得之愚伏惟聖明

擇焉蓋聞法立而至當則通之久近而可行愼始之
不精終於廢格而難久矧進用人才治道關係最重
顧可不詳且愼哉臣嘗讀該部議覆久任疏內大辛
言內外官員陞轉俱以酌考爲期原古參今酌中定
制其法非不善矣臣謂揆之事體人情似尚有當議
者且國家用人圖治豈不欲人人皆賢而通行以久
任之法也但人才不同而行法貴善考諸前代以及
我國初當時久任諸臣事業赫奕載在方冊者固卓
不可及而遡求其次乃不多得可見久任之法可以

擇而行不可以槩而施也蓋人品固有賢不肖之不相等而才力風氣又有宜彼不宜此者若不擇其可久任者久任之而使不堪久任者亦叅乎其間寧不啓下民之咨而妨賢俊之路耶臣以爲如方面中可堪京堂有司中可堪行取與地方果然相宜不可一朝去者或有所施爲而未獲底績者則久任之以待他日不次之擢宜也其可以久可以不久者仍計資序遷似與久任之法無妨也夫擇人以行法而不執法以取人此非久任之良法乎然此論事體則然耳

至於久任之中繁簡勞逸又有不可一律齊者故以在外言之雖同一外官也有處衝繁之會而朝夕從事寢食不遑者有膺邊方之寄而責任艱大利害難測者視諸僻靜之優閒腹裏之從容其難易相去不啻天淵矣至於遷謫之臣不過聊以示懲創之意耳其視筮仕之臣似亦不可以一槩論也即在外之臣不同若此而久任之法可無區別於其間乎以在內言之雖同一京職也有冐生死獻替而以致君堯舜爲期者有違父母遠妻子經年奔走王事者較

之畧涉簿書之勞緣自逐隊出入者其利害相懸不啻霄壤矣至於雖同一衙門同一資俸有以一人而兼數人之事一時而任數歲之勞似亦不可以一例論也即在內之員同若此而久任之法可無斟酌於其間乎夫不論責任之輕重事體之繁簡而惟志切於立功事專於報主者乃臣子致身之忠也固初無覬覦之心然必較其責任之大小供職之勞逸而後品秩有高下遷轉有遲速者則朝廷立法之詳也實以寓激勸之典耳方今 聖明御極勵精求治正

策勵羣工共圖太平之日也乃舉此久曠之良法而
不預爲曲盡其制雖司銓衡者仰承德意固惟持以
至公之心但議法未備恐至事體滯碍勢必通融萬
一形迹之間少與原議相左者人將指而議之臣懼
其爲法之病矣此久任節目之詳不可不早爲詳定
以一臣工之法守以臻熙皡之盛治也伏惟勑下該
部將內外久任事宜逐一再加詳議立爲條格務於
久任之中而尤存乎區別之道於畫一之法而不失
乎變通之術則上不違乎祖制下不拂乎人情近

可行之一時遠可垂之悠久庶於　聖明繼述新政
爲有裨矣

薦劾太輕人心不勸乞敕精鑒別以興吏治疏

辛自修 都察院左都御史 萬曆十四年八月

臣惟民生之休戚係守令之臧否而守令之臧否係撫按之激揚故舉當其實則旌一廉吏而羣寮之向善者競勸劾當其罪則懲一貪墨而庶職之不肖者警服賢否之甄別既明治行之勸勉自倍所以上宣主德下恤民隱俾湛恩濊澤朝發夕至者可不令而行矣非待兼收並採連篇累牘以多薦爲功能而後可也臣當考之往牒弘正間撫按薦舉一省纔四五

人在我 世宗皇帝亦未及十人及臣自修通籍以後嘗備員浙江江西兩省縣官于時尚未過二十人我 皇上臨御以來如浙江川湖河南山東諸大省漸加至二十人以上其稍次省分尚在二十人之內乃今則逐次增添取數於多如浙江以賢能進薦者至四十七人山西以賢能薦者至三十人蓋將舉全省而半之視臣為縣官時且增幾倍矣其餘省分可以類見夫郡縣之建置非有增於舊也科貢之名額非超溢於前也曷昔之薦舉其慎其難不可多得而

今之薦舉如取如攜猶稱不盡何耶秖緣近年以來巧宦之風日盛悃愊之政日衰阿奉上官脂韋時好者往往立取賢聲而守己愛民儉朴無文者雖積勞累歲苦不見知即間有一二之知者皆泯泯默默不敢顯言於當道是以敦本實之意廟堂臺諫條議非不詳也撫按監司申令非不熟也及至薦舉陞遷多不照應飾虛名者數蒙異等之褒修實政者鮮有超拔之望雖未必人人皆然而墮落故套者蓋亦十之五六矣夫人情之趨利猶水之就下今剝民奉上厚

費取名者其利如彼實心節愛不求人知者其害如此則人亦何憚而不趨利以避害也以故里甲之供億若有成規矣一遇親臨上司及權貴過客則務爲整齊洗腆以結其歡心致使祗候小民忍痛割肉傾家破產亦所不恤也倉庫之積貯若有明禁矣一遇牌票取用或備辦禮物則務爲掺括那借以完其前件甚至公帑空虛雖易糶倉穀借貸富室亦所不顧也他如吏承舍快有事地方必優禮厚賄以借其游揚雖明知在外需騙亦不肯一語禁詰如佐二首領

贓私敗露則曲爲掩護以防其反噬雖明知蚕食小
民亦不敢一言規正諸如此類賢者皆然是以上官
善之過容德之寮寀稱頌同聲左右譽言日至雖欲
不薦不可得已彼實心愛民之吏上奉朝廷法度下
惜生民命脉一切供餽雖不敢缺亦不敢過於逢迎
縻費以博上下之歡顔則斷斷乎不肯爲矣如是而
求膺一薦與務名者比肩豈容易得哉夫世道日降
吏治寖薄務名者常多務實者常少欲其實恵及民
巳自難得乃撫按諸臣又狃於時調不務精覈使名

勝者常伸而實勝者常屈又安有誠心體國忘己愛民置毀譽升沉於不計者以託元元之命哉是薦剡太輕皆取名之吏弊而責實之意踈也臣愚以爲方今天下大計欲百姓之豐衣足食以副我皇上保民至意惟在責守令修實政欲守令之愛養生息以措斯民於衽席惟在責撫按精鑒別如薦一知府必其能約己率屬布德宣惠慮各屬有豐歉則留心體訪而預爲之備察各屬有利病則從宜劑量而曲爲之防使一郡之民有所恃以爲命者乃爲稱職而炫

才養望取給簿書者不輕與也如薦舉雜官必其用心平恕持法明允委查訪則使窮民之幽隱悉達委考核則使官吏之貪黷立見乃為稱職而專務苛刻自逞風裁以喜怒為愛憎者不輕與也如薦一知縣必其節用愛民除姦恤患興革有實用政令合人心使庶務修舉四境晏然者乃為稱職而粉飾以媒當路之知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亦不輕與也至於登薦考語卽以實心為民諸事直書肆句勿為修詞藻語徒逞才華及連絡冗長致人厭薄其薦舉之數雖

不能如嘉靖以前仍當遵照我　皇上初年體例稍為禁限庶幾上無濫舉則下無虛應官有實政則民有實福海宇昇平之效可以漸致矣至於藩臬方面官員人數雖不甚多但上有京卿督撫之望下有觀察表率之責關繫愈重則舉望難酬亦宜精選才誠兩合治效著聞者薦舉數人以備大用其餘止當登註考語取次敘遷乃為得體固不必盡數揄揚而後為忠厚長者之道也夫薦舉日多說者以為久任法行賢良日盛之故若不可以舊例拘也臣且不敢取

舉劾異同及黜陟矛盾之人瑣瑣爲　皇上瀆奏即
如今年六月內行取推官知縣有薦至十五次者尚
不得與選其七八次以下至二三次者往往不錄亦
何取於薦舉爲哉此非以名取人之顯弊而薦剡太
輕之明驗乎夫見收者既不足以酬其望晚節必至
於隳窳見遺者又不足以服其心治行何由而淬勵
是薦剡一輕而諸弊因之所繫非小小也然此事節
經言官建白明旨申嚴蓋已再三再四然迄未有確
然遵奉者臣等反覆思維方今吏治民生惟此爲第

一義用是不避剿襲再行專請伏乞　聖明省覽天語叮嚀以後撫按舉劾惟求精當不務多人惟取實績不狥虛譽仍要遵照萬曆五年以前之數大省二十人以上中省十五人以上小省十人以上倘遇一時乏賢亦不必一一取盈其餘奉職無過官員止於考語內優註不許另立揭薦名色以市私恩若舉劾到日再有違例濫薦及虛名無實與公論不協者　臣等即行參奏請旨處分庶於設官爲民之意大有裨矣其論劾事宜向來條議已詳近奉　欽依凡撫按

查訪有司贓濫須先究問明實然後論劾決例益爲

精覈臣等不敢再贅恭候命下容臣等通行各省直

督撫巡按衙門一體遵奉施行

陳吏治五議以裨銓政疏

劉道亨 吏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四年十二月

臣竊觀今天下孰有急於用人者乃近日紀綱廢弛吏治踈玩法有所必立法久滋弊情有所必體徇情生奸更張振勵誠不容已謹據己見諮輿論列為五議或畫一久而奉行貴公或因循深而釐正宜亟雖涓滴罔資乎巨潤而芻蕘仰答於聖明惟 陛下採擇焉緣係職掌敬陳吏治五議懇乞聖明採納以裨銓政圖化理事理未敢擅便開款謹題計開一慎推

陛　臣惟吏部之所據以用人者不過曰資曰俸曰望三者合則擬正推其頡頏挨次者方擬陪推或資俸相應物望未協者另擬處分不在推列總之人臣義無專擅而以爵賞之權聽之　皇上法至善也自陛下多點陪推故近日推陛間以資俸望之合者作正而以相距之遠者作陪或意　陛下所必不點者作正而以其私人作陪有議其後者則曰吾原未敢首推不意　皇上偶越次用之耳夫以爵善旌德之典爲巧宦速化之資此其當議者一也一　羅學鑑　臣

惟掣籤非古也我　祖宗朝吏治蒸蒸得人爲盛未
聞有掣籤之說者所爲公道明而實效著耳今法用
掣籤蓋懼請託難辭假此謝絕風斯下矣法久弊生
長短其籤紅黑其號每一美缺皆可預擬此僅足以
塗愚人之耳目耳有司受民社之寄當使才地相宜
小吏無迴避之嫌不妨就近銓補自掣籤行多有衡
繁不任旋即擬調萬里跋涉棄官如屣者矣夫人臣
亦各以公心任職耳公即不掣籤亦公也私則掣籤
亦私也天官負賞鑒甄別百僚乃付之櫝中枯莖貽

青史笑此其當議者三也一嚴京官考滿臣惟京官
庶僚與外吏不同外吏有巡撫巡按有藩臬有道府
賢否易明京官爲衙門體面所庇遷無考核及六年
大察則貪墨吏久以滿載而去毋論漏網即盡法褫
奪不已晚乎前光祿寺卿田疇議將屬官註考送部
酌量陞黜其法甚善六卿體面鄭重固未可通行乃
三載考績黜幽之典獨不可舉邪御史差竣回道且
考其能否各部屬差滿獨不可倣而行之安能一槩
稱賢也且有今年稱賢而明年大察爲公論斥去者

矛盾若此誰執其咎邇南都赴京途中不許筭俸方面考滿撫按率署稱職揆之政體均屬未妥此其當議者三也一禁被論抗辯臣惟言官職在彈劾用以儆官邪而儆有位與民間兩造不同在者大臣被論抗辯仰屢嚴旨戒諭不啻屢矣況小臣乎乃近來士風不古詆誹成習叅小臣而小臣辯叅一人而衆人辯甚且以撫按連章叅一方面而猶曉曉不已如張世則其人者且有欲咨問言官者朝端之間有如訟府其於輕國體壞士風可為太息夫是非臧否自有

公評廉貪忠佞難逃清議故曰一薰一蕕十年猶有臭惡習染也如果言官恭一不肖諸賢者宜益婞修郎不賢者宜痛自拔擢胡乃逞為強辯互相黨與掩魑魅之穢跡援賢哲之芳規同病相憐了無汗泚冥冥之中其可欺乎陵夷薄惡漸不可長此其當議者四也一酌外官考語　惟外官之考撫按歲終有報復命造冊有報已自足憑而近來復命不常歲終太緩惟以進表考語為據夫撫　取之司道司道取之郡縣加之多方延訪互為質對其五花冊明書道府

司各考在前撫按方註其後將市恩而言某賢前註不肖者柰何將報怨而言某不肖前註賢者柰何故撫按之考可信也若進表考語已隔遠一道聞見無素臨時倉皇取之二司二司中平日留心地方者尚一二可憑若不留心者草草了事耳況愛憎之間賢否易溷聞進表官往有到京改擬考語者此何可憑也至於順帶二司各道考語尤為無據釘印一封本官不與見撫按不與聞其中報復殆不可測至有劣轉王府而撫按不得其故者皆順帶考語所為也曾

是而輕憑乎此其當議者五也前件竊照今之談吏治者莫不喜姑息而厭綜核矣顧綜核烏可厭也吏治之盛衰民生之休戚關焉昔漢宣帝綜核名實茍且欺謾者有罰故當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而太平卒以立致矧今四方多故之秋其所需於吏治甚殷茍任其疎玩而不一振刷之其貽害於民生豈細臣所陳五議大都皆綜核之遺意而吏治民生之急務也如蒙採納勅下吏部覆議施行則銓政新而官常肅其於治道不無小補矣

輔臣柄國任子不宜外補疏

蔣春芳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四年十二月

臣聞之設官分職以爲民也因材授任期得人也我國家廣登庸之路弘薪槱之選科貢監吏而外又有任子一途係三品以上大臣恩廕所及即古者賞延於世之典也顧一品之廕惟尚寶司司丞與中書舍人二品而下則有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等衙門經歷知事與夫照磨檢校等官選時查廕品級而授應陞論俸久近而推載之令甲遵行已久未有置之

外任郎外亦未有為鹽運官者臣巡歷事竣叨轉候
代近又以審决屆期復至揚州同部臣行事該運司
府縣各官咸來謁見臣偶見同儕之中互相推讓行
動站立之間若有前之不安後之不甘進退惟谷跼
蹐無措之狀者臣心疑之而詢其故乃知有運副趙
鳳威之在列而鳳威則元輔趙志臯之子也查其歷
俸蓋自萬曆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到任乞今一
年七月餘矣臣復命在邱方欲精舉刺以風吏治通
行道府查各屬之賢不肖者而該道開報鳳威考語

則曰才識練達器度謙沖秉塞淵之心以佐鹺政百竈銜恩持廉靖之節以徵課鹽衆商訟德該司關報則曰德宇端凝溫厚靈臺闊大高明才縝密而理鹺似精金百煉志耿介而褆躬如秋月一輪該府關報則曰德宇端凝純正英資渾厚圓融運精密以理司鹺竈庶樂業持耿介以徵鹽課商衆銜恩據各考語或贊其德器或述其才猷又俱開其應薦也則鳳威之為官可謂上不負朝廷世及之恩下不孤輔臣屬望之意固翩翩乎盛世之佳公子也顧臣爲地方計

而又為本官慮似於事體有種種不便者敢據實為
皇上陳之夫運司衙門雖曰專管鹽課一事而兩淮課額獨多每鹽發行該管官親至其所稱掣包數盤詰夾帶其事既瑣屑而不堪雜觀其間豪商大賈與夫蠹書積猾機械習熟通同為姦其弊又萬狀而莫可究詰蓋臣為推官時業已知之審矣今鳳威既為運副之官其有職掌之當行如所謂查引掣鹽之類亦能如運判等官遂一一身親其事乎亦能一一查無弊竇乎稍涉不當而所關於國課與所係於職守者

匪耿小也臣等且以三尺而繩其後矣此其不便於本官者一也鳳威夙承家訓同爲王臣又其性謙謹萬無驕已淩人之意而同輩視之若以其父方秉均在朝子則相爲一氣稍有無心失錯將有禍在目前而不可救藥者而下氣怡色如同芒刺聞有猥鄙之夫至相見不敢出一聲者臣前如此在外可知此其漸即不至有貪緣假托之慮而已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矣如同寅協恭之謂何此其不便於僚友者二也國家所用以勵世磨鈍者獨有此舉刺兩端鳳威

而賢自見也不肖自棄也故其自爲之地即撫按之
復命亦不過參酌道府所報者而以公心行公典初
非有意於其間也顧人心之趨於下也如江河之逝
而不復返也而每有好事之徒故爲刻薄之論揣摩
觀望持人長短舉之或有媚竈之疑刺之或生忌器
之謗不舉不刺則或以爲和光同塵又恐失是非之
實而無所勸懲即司道亦難乎開報矣此其不便於
上司者三也夫兩淮當南北之衝鹽課甲於天下在
任途者之爲冷局而世俗視之爲利藪是以科目有

志之士陞轉得此視爲浼巳而求去惟恐不速政恐瓜李之嫌不白耳鳳威之受命而來也或銓部以其才堪會計而使之明習吏事以效器使之用不可知或輔臣不欲諸子皆居内地而願抑之在外以示恬退之意亦不可知然卒以是而啓壟斷之疑致三窟之議幾無以自解於天下其爲盛德之累不少矣此其爲元輔不便者四也夫冑子之任自有坦途循序漸進未嘗不可致身通顯而何必爲破格之舉以致種種不便如此乎 臣嘗謂故相張居正諸子冒濫科

第卒致公論切齒削籍除名夫彼數子者豈必盡皆白丁無能自置青雲者哉第不當取科第於故相當國之日耳假令此時而有能脫穎自見其誰得而議之又如癸未一科大學士張四維申時行之子同時登第該御史魏允貞上疏欲令弗即廷試以避嫌疑士論稱之謂其通達國體能愛人以德夫彼科目者尚無辭於明議若此可見宰相之子所處之地甚難也故臣不嫌瑣屑而亟陳之 陛下之前非謂元輔之子不宜外補而以為不宜於兩淮運副之任亦非

謂鳳崴之臣不能爲運副之官而謂其不當爲於元

輔柄國之日也伏望聖明詳察如果臣言不謬乞

勑下吏部作速查議如其資俸相當量改兩京相應

之職或於事例不合另行計妥擬議上請庶事體與

人情兩便而有裨於民生吏治匪淺鮮矣

旌表異常清苦藩臣以洗貪風以裨吏治疏

李戴吏部尚書

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魏允貞題近見邸報該河南巡撫曾如春題稱該省右布政使麻溶中途病故等因臣一見之不勝驚愕悲痛夫麻溶先爲臣屬山西冀南道參政自萬曆二十三年到任至二十七年陞任臣與晉中共事歲月頗長極知溶之爲人其才品政事迥邁常人至操持清苦實諸

人所難能也且守南一道駐劄汾州府素稱殷沃之所本官蒞任之後清惟飲水澹不愛錢其入捧送家口回家止臺兩扛其救荒房該道紙贖至於千金其所用布疋買之別處與民貿易價其屬官賀年賀節一毫不收視之問官詳至不發票取贖不待實收者動支官銀而扣除原數每百七兩者屬官買帀貨回而餽送段紗滿抱不能容者不啻霄壤矣郎　臣单身在宦計其書籍衣服亦不止二扛心甚愧之有此清官將來受以大任必當上報朝廷下風羣吏夫何天

不假年一旦竟卒客邸必須破格表揚以爲清官之倡以爲貪吏之激偷謂無例可援則近日山西右布政使吳道行老病告歸家無報國之日尚加京銜以示殊眷今麻溶身雖已沒行猶在人耳目可以廉頑可以激濁是其國恩未報者限於年而其破格風勵者在臣等不容無言伏乞 陛下近准吏部咨備行到臣薦舉循吏清吏才吏以溶之加意窮民恪修常職俸金之外一無所取如前所見聞則循吏廉吏疇能過之似未可以其歿而令泯泯也等因備案到臣

臣查得臣入境時適遇本官陞任雖未與其事而臨
行行李蕭然亦臣之所目睹者鄜因毅勘方山堡工
程已經疏薦今准前因委宜旌表該臣會同巡按山
西監察御史趙文炳議照前事相應題請伏乞勑下
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已故河南右
布政使麻溶破格優異旌表以慰清魂而勸庶職庶
旌及既往勸及方來而於吏治所裨不小矣等因又
該巡按山西監察御史趙文炳題同前事奉聖旨
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

提督雁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魏允貞巡按山西監察御史趙文炳各題稱左布政使麻溶清苦異常乞要加贈京銜旌表一節爲照麻溶歷中外久著風猷以攬轡之標著懸魚之節通仕二十年行李僅以二杠紙贖盡充公費此可謂眞廉吏矣廉者或以當官標譽而本官節因去任而彰或以末路損名而本官論以蓋棺而定此其所爲亦甚難矣貪夫身死餘財富厚累世而廉者或生無以養死無以瘞妻子貧匱行歌負薪非眞見定守之

士誰能舍彼以取此漢時彭宣表廉吏之柩識者韙之何況以節介之臣當聖明之代此此而不表異則清白吏何勸哉山西巡撫交章甚是伏候命下將麻溶贈太僕寺卿仍行所司周恤其家當討吏之時正宜表清節以風示天下死者具見褒勿憂生者不顯爵也臣等未敢擅便伏乞聖裁奉

聖旨麻溶准贈太僕寺卿

萬曆疏鈔卷二十五

財計類

汪若霖　直陳天下危形以安社稷疏

萬曆疏鈔卷三十五

財計類

經制內府財用以光昭儉德疏

光懋戶科都給事中萬曆四年三月

臣等仰惟崇儉人主之盛節而內府財用之所會蓋雖米鹽細務無一而非待上之需則亦無一而非均輸於下民者也供之以其正用之以其宜常視所入以為出使多不至於有餘寡不至於不足定為中式以為用財之法度然後經制一定遵守有常財不至

於濫費人不得以攙取非徒以惜財裕用正以培養
人主恭儉之德裁成王道之用所關非細事也臣等
於本月初十日接得戶部一本為缺少香品速行採
辦以供上用事覆內府供用庫署庫事司禮監太監
鄭眞等題前事奉　聖旨這香品該庫旣稱用久缺
乏還着查酌嘉靖初年例量增派辦應用欽此夫香
品係上用之物豈容久乏供應惟該部職掌自合速
辦臣等待罪該科有不容已於言者良以香品分數
多寡原無年例可循而會計坐派聞因不足而取之

尤當限定額數以爲後來張本使前有所原者不至
過浮後有所承者不致取贏焉斯亦均節財用之一
端也例查隆慶元年二月內奉詔開讀事欽差科道
官將本庫香蠟錢糧查盤見在并積出數目奏繳冊
籍在部及查當年廣東又解過降眞等香共計二十
一萬有奇相兼應用到今十年總計筭之則每年二
萬亦足並用今據該庫所請各色香品約二十八萬
有零將預爲數年之備耶將止爲當年之用耶若止
當年不應如是之多若爲數年計則以前數十年之

積方扣後數十年之用以其所餘補其所不足猶爲
足國須民之計也今卒然以三十八萬之香品一時
取辦於民間於昔之所積者異矣民力得無不堪乎
況節奉 詔旨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糧查照弘治年
間及嘉靖初年舊額酌量徵派如各衙門假以缺少
爲由行文加派及該部阿奉准行者科道官即時參
奏重治戶部欽遵 明詔經該庫具題酌擬弘治年
間及嘉靖初年例量行派辦八萬斤若足數三四年
之用復奉旨量增派辦第恐歲復加增將來無已該

庫所需轉相效先而財用日見消耗矣豈經國之常法乎目今廣東一省連年用兵物力兩詘正供糧稅徵辦不前瘡痍流離之狀尚祈朝廷之上推見其隱而軫卹之也此等徵派一切督責之臣知民力益不堪矣縱使不得已而用之尤當裁其分數寬其限期急者固當速解而緩者待其陸續完銷約三五年之後始或正用不足再行會派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寬一時民受一日之賜矣若兼黃蠟與白蠟亦一體供上之物黃蠟於萬曆元年會派止八萬五千斤後

添至十一萬斤自蠟於隆慶六年會派一萬斤後萬曆元年又添派三萬五千八百餘斤今護庫所請止於如是不為過額但當經制有常約為分數使後之繼今者固不得違例而減亦不當越式而增內府外府一體遵承不至濫觴可也若謂上之所用不拘分限隨取隨供油蠟皮張諸料等件較之嘉靖初年費且倍之紛紛諸庫請益者恐不獨香蠟為然矣蓋下之效乎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費於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

姓輪織有秤頭鋪墊使用必又倍矣此皆漸不可長
而嘗預爲之防者也外又包攬棍徒百計誆惑千方
攙插內外通同弊孔叠出朝廷不濟實用小民日見
朘削公私俱病尚有不忍盡言者尤當痛革以懲由
來積習之弊也夫財用供於有司正所以爲乘輿之
用也臣等於此猶過致意焉良以聖人在上務爲樽
節凡內外太承遲遲遭逢此際正宜將順其美涵養
培植以底於成伏見皇上於萬曆三年因司禮監
太監馮保等題爲欽奉事裁減內庫錢糧深蒙嘉尚

仍諭各衙門造辦等項都要仰體朕意加意撙節汰
去無益有動引舊例朦朧奏討的即便參來處治大
哉皇言天下莫不歌頌 聖德今供用庫所請香蠟
等件若不預爲裁省用正分數漸爲加添荒苦餘黎
即非 皇上節用愛民之意而有妨聖德不小故臣
等不避瑣屑之事而上瀆宸聽也伏乞勑下戶工二
部干係內庫請討年例錢糧有朦朧過額者即時執
奏係並額者行在外有司作速帶徵解納不致誤事
及聽信一切姦人包攬致有侵欺及濫惡之物充數

聽該部及臣等叅究庶幾法度齊一而儉德永昭於
無斁矣

司農告匱年甚一年敬陳末議以備採擇疏

蕭彥 戶科都給事中 萬曆十三年二月

頃者戶部一本為財賦歲入日少歲出日多國用可虞等事題奉欽依行九卿科道各陳理財之策以俟請旨會議其慮誠深其言誠當一時臣工孰不思所自效而躊躇四顧其道無繇臣等待罪戶垣且皇皇計無所出故經年而無可應明旨者然私心竊以太倉之儲倘足支持即無事嘵嘵可也乃今接到侍郎傅希摯奏繳之冊及覆詳閱不勝驚異查得萬曆十

一年老庫幷窖房外庫實在正附銀八百七十萬七千有奇十二年實在正附銀七百五十萬七千有奇是十二年之貯較之十一年少一百一十八萬及查十二年新收正附銀三百八十萬一千有奇開除正附銀四百九十八萬一千有奇是開除之數較之新收多一百一十八萬夫由一歲而歲歲可知也推此而後卽無地方水旱之災無卒然軍興之需而毎年所用大畧十二年等則今日之貯不過五六年而罄矣脫不幸有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卒然邊境有急

與十萬之師則今日之貯即一二年而可罄矣記有之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乃今并三年之蓄而無之何論六年又何論九年豈其富有天下而府廩若此臣竊懼焉自昔理財大都不越兩端出與入而已或取之田賦或取之山澤下至鹽鐵舟車而一切苟且之法盡矣此入之途也今之時有一不取者乎且災傷蠲賑小民逋負九州之廣勢所不免是額以外分毫不可加而額以內即欲不減又不可得矣或供百官或供

九邊或供內庭此出之途也今之時有一不備者乎且九邊奏討無歲無有欲應之則內帑日竭而拒之則邊臣詞迫是額以內分毫不可少而額以外即欲不增又不可得矣歲入譬則源也歲出流也源日竭流日多流愈多源愈竭當此之時而議所以足用之策即弘羊運籌劉晏持筴亦安所措手而況碌碌若

臣等哉無已則有九焉一議臨德改折臨德倉糧以備抵補其制最善乃邇年以來二倉之貯紅腐而不可食且糧多倉少幾於露積矣山東河南坍議改折

官民便之莫若再折二年於二倉無損耗之虞於二省有甦息之幸而太倉所裨且不啻十一已也其他省直近該戸部條議奉旨以暫折一年爲限而時値穀賤折者無幾倘得再寛一年聽各撫按查奏願折者折不願者聽蓋改折之議穀貴民利穀賤則民病本不可一律齊而太倉之粟尚足支用即再折一年無妨也二議絹布折價絹布之徵以待賞賜奚可已者顧出產之地離京甚遠解納之戸爲費甚煩大率絹布之値伍則其費必以十勢使然也及其領出每

疋不當原價之半試勑該部詳查歲用本色必不可少者仍解本色收貯該庫其餘准解折色改貯太倉每疋議價若干徑於太倉折支而嬴餘則以濟邊一轉移間而太倉不無少補矣且絹布之解弊竇百出在本處則有使用在管解則有常例而積年棍徒變賣營運因而虧折者有之長途舟車偶爾失壞者有之鋪墊不如意故爾揀退者有之解戶傾家解官隕命蓋不特一二輩矣誠一轉移之豈直太倉之利哉

三議開納事例夫開納非得已也往往開納矣卑官

小吏不以其故而後不肯既停止矣畢官小吏又不以其故而皆貸顧止之勸懲之何如耳戶部事例近經議止所不止者一十七款不係緊要之例然每年所入猶不下數萬乃今工部開納四十一款而十七款者在議中戶部名雖並行而實無矣問之曰太倉濟邊法馬較工部為重又事務煩迭收納較工部為遲即求乞款靡有不舍戶而就工者朝廷之財惟朝廷之用豈宜自分彼此第聞營繕之貯雖不甚多而節愼庫累年所積尚可百萬且十七款之外款目頗

多事例尤便人皆樂趨所入不貲大工濟矣即以十七款者委之戶部而工不與焉則在工直如九牛一毛而於戶部奚啻太倉一粒哉其他事例有無開載未盡應否量加一二又在該部酌議之耳四議九邊和糴今天下耗財惟邊費爲甚乃若天災流行費更不可言將數年之積一旦耗之如近之陝西可鑒已漢臣有言賤極徵貴貴極徵賤此其言可以策國不獨治家也今宜大延寧最稱豐穰穀錢而不可售誠行各撫臣以視家之心視國反覆斟酌特借客本預

糴米數萬石以俟將來之需蓋糴之豐年每價三石而可得其散之來歲將每價二石而可准三豐凶有備上下交資寧非安邊長策哉而於年例亦或有一分之省矣卽年例不可省而卒然有變可無意外之虞亦一策也五議兵餉數實今天下籌邊者舍兵餉無譚矣增兵非難而無以餉之則難增餉非難而無以繼之則難故掌封疆者恒丞盈而掌財賦者恒主縮兩者其說不相入而相左臣謂兵與食均之國家所倚爲重缺一不可顧自設邊以來每虜犯而退人

議善後孰不曰增兵未幾而又稱弱矣孰不曰增餉未幾而又稱匱矣試觀今日九塞之餉視國初何如無論國初視弘正之間何如無論弘正視近年又何如歲復一歲臣不知計所出矣夫兵不可不足也是民之衛也兵不可不覈也是武之經也近巡關御史蘇酇題稱灤陽漢莊二營募兵六千歲費十萬率多狡猾孱弱空名繫籍而欲精選三千改爲家丁識者韙之由斯以觀兵非患不足之患而不實之患蓋不特二營而已請勅各督撫精簡閱僨勇敢汰老弱禁虛

胃有餉必有兵有兵必有用此不加兵而兵强不增餉而餉足之說也虛冒之不問而日以增兵餉爲長策過矣若曰既覈之而不得不增者别論可也陸議邊地夙與臣惟實邊之策無如闢土闢土之策無先聚人彼其地當邊徼磽鹵不堪居鄰强虜侵擾無時即狩之以寛猶懼不能况朘削爲鮮不空矣伏荷皇上垂念邊民領種荒地永不起科此邊人更生之會第各邊將領朘削成習膏腴之業占爲已有且用事以耕之復用以獲之而荷戈之衆曾不得一顆以

饜其妻子之腹此此邊人之所以日離而逃亡接踵也此其害且移之國計矣乞勑各邊督撫詳察而痛懲之將領自額設養廉外毋占一土俾三軍之士以暇而力於耕且樂於耕庶塞有餘糧而升斗自平軍有固志而召募可省又豈非節餉之要務哉七議鹽課稽查國家邊費取諸飛輓者十五乃又有折而貯太倉者而徑從逋負不如額此商負之耶竈負之耶抑催徵不力而稽查無法耶卽如山東夙稱多逋而近者徵解無餘且并其舊逋輸之是遵何道哉該部查

聚之法於民稅詳矣豈其鹽課而獨遺之請自今以律民稅者律之除災傷逃亡外其無故不如分數閒一懲焉蓋取之山海取之商賈徵其所當輸非益其所本無貴行而不苛斯可行矣八議關市額征關市之征非古也所以助軍需寬民力權宜之術也邇來稽督過嚴而議者遂謂關市横征商賈受害悉由於此夫關稅果悉以供上而一無所餘乎即稍稍寬大而同賈之征果太減於昔乎臣知其不然也大都商賈之利利於速售而莫病於抽分之淹利於長往而

莫病於設關之多自 恩詔以來額外之徵如河西務淮安等處悉釐正矣額內之徵當無不足而近如臨清鈔關主事蕭復陽大虧其舊額該部覈其行事具疏題參奉　旨罰俸蓋當寬大之初不欲以復陽藉橫征口實故薄罰云耳臣論矣苐願申飭各關以公平仁商旅毋過於苛以嚴密禁吏胥毋失於縱以清介遠物議毋涉於私期於如額而止其無羸餘不宜苛求如有羸餘不妨增解敢有虧損如前者即重懲之不妨也關市之賸國用豈小小哉九議邊倉守

支自古阜財必曰通商通商之道務在利之方今官攢之苦於守支然猶曰職守也至於商人守支益無謂矣日者御史茹宗舜言之該部覆議禁革其於利害甚晰處置甚宜乃令薊鎮蘇商之疏諄諄以罪爲言豈各鎮守支仍屬各商而向之覆議竟托空言耶守支如故而別求蘇之不塞其源而止其流不可得矣且輸之者商守之者商各商狃目前之利而不顧其害官攢有目前之利而不與其害互相通同虛出硃鈔至於侵損而後追之無及矣此豈獨商之病哉

或曰如累官攢何臣謂官攢計年而支猶可爲也在去其累之者而已奚不可也官攢守支原係公務彼其纍纍株守動經數年最困矣乃給由文冊有俸糧截日住支用其力又奪其食而責以奉公雖中人不能況此輩耶此不獨各邊也或曰如俸糧無處何臣謂官攢雖微爲國家效力一耳卽寛處之何妨乎夫守支之議既定而食蠹可削也臣等之議若是止矣寸寸而度銖銖而較雖商賈之逐什一曾不是過然歲入縮矣卽盡如臣等之議所益幾何歲出盈矣卽

盡如臣等之議所減幾何臣區區之愚尚有節儉一語爲 皇上獻而 皇上試垂聽焉唐臣陸贄有言用之盈縮在乎節與不節不節雖盈必竭能節雖竭必盈至哉其言之也自古帝王理財未有不以節儉得之者臣不暇遠引試觀 祖宗之初同此土地同此稅糧蠲租之詔無歲不下而征討工作之費又數數也然卒未嘗稱匱者何也今稅糧不減於昔也土宇之闢不減於昔也而四夷賓服兆姓恬愉又非有大征討大營建之費也然卒未嘗稱盈者又何也

陛下試召戶部以 祖宗之用與今日之用取而較之逐款開列上呈御覽則耗財之由與理財之方可坐而籌矣伏望 陛下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念此軍士無財而養之則散念此窮民盡財而取之則離深惟小人之依永懷儉德之圖服御雖一絲一縷必加愛惜賞賜即一嚬一笑不輕假人每季加進之銀已之可也諸凡額外之請抑之可也內使人員分派各衙門有先年一二十人而今百人者有五六十人者譬之十羊九牧勢不能不擾又譬之盂水而三人

共用勢不能不竭今郎未易議減自後差遣約之可也　陛下無以天下之大爲藉此區區爲也歲節十萬則十歲而百萬歲節二十萬則十歲而二百萬散之可以賑小民貯之可以實邊塞實邊塞則威振賑小民則本固其慶無疆萬一不然而入者必不可增出者必不可減歲歲相延束手無策其戚亦無疆蓋天地之財不在民則在官而理財之方不在外則在內在外者臣等得而言之該部得而繩之惟內庭節縮則願　皇上加之意焉至於重資舉之懲獎節愛

之吏禁奢僭之習以惠養元元而培邦本此又所謂以四海爲匣櫃者而臣等未敢贅言之也惟聖明

留覽

直言經國大計乞破拘見以保萬世太平疏

萬自約　刑科給事中

萬曆十五年二月

臣竊惟天灾流行自古有之所恃以無恐者豈非以經制大定而天不能使之災耶故晁錯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具先也記又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言國用定而民食裕也是故民富則國安民壓則國危唯在明君英主審而務之已方今 聖明在宥孳孳治理上敬 皇天下育赤子寧不稱千古

一時哉然而流離之災報無虛日鵝啼之勢兆且可
虞至止釐宸衷宵旰惓惓焉以故智慮之臣矢心而
圖忠藎之士效臂而畫計已沛膏澤弭禍萌矣臣愚
可已於言者然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
源必復流治亂不自其根必復作此豈可詡詡焉苟
目前之無事而晏然乎臣嘗反覆思維其故皆故相
張居正以一切苛刻聚斂之術病天下至此夫國家
譬之一身也紀綱者脉絡也財者血氣之流貫於榮
衛也血氣不充則身漸病民財不足則亂漸生其故

可賭矣如各處庫貯存留錢粮及贓罰者本待地方不時之需耳今一槩括解大倉矣計一歲括民百萬金計歲則千萬金矣雖百姓之力目剝月朘錙取銖求以故一遇水旱之災有司者束手無措即欲矯制如汲黯之所為如積蓄空虛何諺曰雖巧之婦無米難粥非善喻乎若此時不早計處萬一環數千里以水旱聞如今日者臣恐東昌之後而復有如東昌已此豈可不寒心乎哉是故揚湯而止沸無益也不如止火而已惡影而疾走無為也不如趨陰而已臣於

此有策焉亦曰清額外之征敎節省之實行常平之
法耳夫民之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若盡取之
官而不顧民其誰能堪之　臣　以爲身之傭地之租正
供也不可緩也其他浮徵浪費日增月累可不一取
而刪之乎無論　祖宗朝所取甚少利民甚多即以
今時視弘正間奚止逕庭乎宜下司農司空大官署
及時一清仍取天下郡縣所徵公費并簡而汰之積
之數年之後民其有瘳乎所謂節省者諸臣屢言之
皇上屢允之如藏造磁器止進花木諸所美政天下

莫不傳誦稗吏莫不紀載矣尚有溢而之制外者可不及時一杜其流乎夫內而中貴司宮閹及專掌各監局事云夥矣乃今寔繁增而至萬餘人無論糜費即任事中羣雜並處寧不生十羊九牧之誚耶即不可遽裁也當嚴止其倖入而後漸不至濫觴矣其他傳升之槩與旗校之冐功匠役之影射可不預制而漸清之乎至若御用諸物費既不貲而造作已成不宜輒棄矣　皇上視數千金與九牛一毛固無以異然一省數千金則可爲千萬家之巨產矣此其機唯

皇上一倡之而四海萬姓未有不從風而靡者也語曰式於政不式於四境之外此之謂也臣竊見天下物力俱屈於三十年之前若畿輔民窮及臣鄉山西流離困苦之狀則尤甚焉小民貧者稱貸於富室則所取子錢幾十之五六矣及收券之時反甚於官府此坐令民困而兼併富室之道也爲民父母之責謂何臣請令自今歲秋熟始各郡縣修設一倉以庫銀及年豐之時糴粟入官候來春少偷少出之大偷大出之大都毋令胥隸侵利而民得便焉此在撫按責

其成而部中時覈之守令稱其事者方謚上考不則即以劣處之如此萬一有災不必出帑之財而隨在可給　皇上亦可以坐理不難矣此其事雖甚簡而深中病源言若近迂而實關國計當事者可不一佐德意規之於萬年哉若復拘攣故常曰謾不急耳臣料倉公扁鵲見之於數十年之後未有不驚而走者臣區區欣逢明主輙効愚計若此唯　皇上留神采覽倘鑒臣言不至甚謬更願勑下該部少賜施行臣犬馬不勝屏營俟命之至

仰承明旨敬陳理財末議以備釆擇疏

馮應鳳 陝西道御史 萬曆十八年六月

近該戶部題為國計空虛天災疊見懇乞聖明博採羣議借財用以裨修省事奉 聖旨連年歲荒民困徵輸不前以致國計空虛經用不給朕覽奏惕然你每着兩京九卿科道官悉心計處條議具奏欽此夫今天下民窮財困計無所出 臣等待罪言職目擊時艱即未奉 明旨亦當勉竭心思為國計效一得之慮而況明旨下及今 臣等條議具奏敢不直陳其愚

竊惟天地生財止有此數用不衆於生則必至有餘出或浮其入則必歸不足此恒理也我國家承平二百餘年野無不墾之田田無不徵之賦關市必征舟車必筭鹽鐵茶酤必稅於生財一節已無餘策矣而國用乃萬分不給者此何以故則以冗侈日益增而財源日益耗耶夫耗蠹日甚即豐年勢且不支而况頻年災祲今歲旱荒又半天下若不亟查冗濫之由耗財之故較量其出入多寡之數爲經常濟變之法以裁省之更欲搜括瑣細銖錙以凑補不經之費非

臣等所爲今日策也間有得於采聞少可助財用之不給者一併條具於右幸
聖明垂省焉緣係仰承
明旨敢陳理財末議以備采擇事理未敢擅便謹題
請旨
計開
一覈邊儲夫今之以邊爲市久矣計太倉每年所入大約以四百萬爲率其解給各鎮兵餉至三百餘萬而兵部之馬價撫賞帑本不與焉是竭四海之民力僅以供九邊之支銷使其兵有實額餉無浮支則誠不可缺矣但按兵給餉或掛空名而厚餉養兵尚多機飽虛冒之弊日甚一日以至於不可支

即如宣府一鎮原額撫賞銀三萬兩而十五年則用至七萬七千有奇原額馬價銀九萬五千兩而十五年則用至一十八萬八千有奇其何辭以解近見遼東巡按御史問擬招詳有指修營房而冒領至千餘者有假以買馬而侵欺至數百者凡此孰非年例之所起解而孰非小民之脂膏乎聞部已行查而各鎮寂焉不報蓋難言之矣不特此耳薊鎮之南兵初未嘗有自戚繼光始携南人爲兵而厚其餉計每年所費不下五六十萬故兵餉惟此鎮獨多而互市以來

嘗一調用否建言者嘗及此該部亦嘗議覆凡逃故者不許補役令名數不減而數十萬之軍儲依然如故時即不能遽散亦宜稍加清查合無勑下該部咨行各督撫衙門將各項例銀應減應存者刻期奏報其兩兵見在聽支之額覈其已故在逃并老疾不堪練用者年終報部以憑扣給彼虛冒者不得復售其欺則每年所省何止一二十萬而戶兵兩部亦不致重爲邊計所困矣伏乞 聖裁一議內供查得各省直每年解進內庫黃白絹疋淶蠟顏料皮膠等物固

造作不可缺者但閒各監庫俱有餘積儘足支用年年解進不免堆積腐爛置之無用之地合無行令各監庫逐一查檢其庫積有某項某項積餘若干足備幾年之用仍乞敕下該部轉行各省直暫停本色一二年將各物料價值銀兩起解赴部以濟目前之急三年後仍解本色以備造作之需雖權宜之術不可執以爲常而於國用之詘乏亦一助也此其小者耳內庫金花銀兩每歲進入以百萬計嗣後又有二十萬之增遂爲成額近經科臣條議該部議覆卽懇停

一半未蒙俞允固知　皇上原非過用直可計者無
從措處以足取盈之數耳昔漢文帝欲作露臺惜百
金之費而罷　皇上念念節愛豈直漢文獨不思國
計至此尚執額外之取乎身先撙節并覈冗浮固今
日培養財源之第一義也伏乞　聖裁一革濫員古
聖王建官蒞事惟其賢惟其能不必其備也以故祿
簡而事集我　祖宗時建官立制雖逾前代實有定
員而今則冗濫極矣在外十三省如不繁不衝之佐
領雜流不邊不海之參遊備總虛糜亦次者固多而

在京各衙門更甚四月內見禮部題爲申定醫學事宜等事內一欵謂查太醫院額設御醫十員吏目十員今吏目盈三十員矣此一官也祖制既有定額而胡爲頓倍其二哉即太醫院一衙門如此而他可知矣若錦衣官校若鴻臚帶銜若工匠所官以至譯字樂舞之類雜沓不可枚舉多一人則增一費凡此不可一查舊額而量裁其冗乎猶未也中官之設 祖宗時有定額我 皇上登極初年數不過以萬計今歷年選用策名食祿者已倍之此孰非糜 皇上之

廪餼而耗歲供之財用者乎合無勑下司禮監將在
内各監局衙門逐一清查原額若干員今增益若干
員或汰或留酌量停妥蓋與其雜濫不堪委役而涸
寄名銜孰與精愼足稱使令而且無冐費如此則中
外肅清官有成額而所省不可量矣伏乞 聖裁一
議邦濟自比年各省告災司府州縣搜括庫藏蓋不
遺錙銖矣惟川貴湖廣先年奉旨動支官銀採辦木
料據四川一省而言時巡撫官議作七總每總銀二
十萬兩統該七十萬兩招商採木壽奉 明旨止買

三分之二則未買餘銀約該三十餘萬尚在也舉一省則貴廣可推湖廣會值災荒曾否借移錙賑是未可知乃四川未聞荒報前銀記積該省布政司庫以備別用夫內外皆公家之財用也緩急皆公家之經費也值今帑藏匱乏之正須酌量通融合無勑下該部移咨該省巡撫或將前銀就近解赴陝西邉鎮以充本年未給兵餉似亦可以濟太倉之不給而寛司計之隱憂其貴州一省并乞通查有無以應緩急固猶愈於額外搜求者之擾民也伏乞聖裁一通錢法

方今稱財用不足非謂粟米布帛貨賄之不足也謂
銀不足也銀不足則求所以代銀者惟錢法是講已
夫寶源有局鼓鑄有官錢法固未嘗廢況疏通之令
不啻五申而近以多出寡入寓損上益下之意亦可
謂曲費調停矣而民間之不行如故者其端安在蓋
西北用錢自來稱便而朝夕改令故難行如時貴某
錢未幾而停者貴時停某錢未幾而貴者停其何以
示民守也乃東南亦嘗行錢矣而隨行隨壅者則公
私不相流布也如官給之民則銀錢參用如民輸之

官則盡去其錢夫上所必棄而欲強令其下誰則應之始道之行而終貽之誑誰則信之無怪乎錢法之壅而不通也謂宜通行京城直省各官司凡房號稅贖以及存留起運錢糧一切收支徵解俱銀錢相兼惟權其盈縮而用不偏廢惟禁其濫惡而令不屢更使上流於下下輸於上始終通行此古者灌輸之法而泉布之遺也此法不壅則環海之內一旦舉銀之分數而頓益之矣安所稱不足哉伏乞

聖裁

天時亢旱財匱民窮謹循職掌陳末議以祈康
阜萬一疏　戶部覆疏萬曆十八年七月
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戶科都給事
中王繼先等題切惟天下大政分隷於六曹而惟錢
穀之司爲最實理財之道爲最難何也國家財賦皆
百姓脂膏若積貯虛矣猶有堪賦之民民力竭矣猶
賴官帑之充可討者度長絜大益寡裒多尚可措手
惟夫公私交詘官民兩病無米之粥巧婦不能矣曩
者江南災沴療治僅有成事冀將來大熟饑饉相補

不意自春徂夏暵旱爲虐風霾大變從古罕聞畿輔齊魯以及兩河之間受災更烈野無青草室如懸罄此等景象匪惟不忍誅求勢且捐藏錢以生活而尤塞諸臣按籍索歲例者又紛紛至矣以大倉財賦之源乃蕭然老之終歲之積豈不寒心哉臣等謬職該科無以爲策但以國家之取財甚廣而虛糜或多民生之凋敝日甚而愛養宜至用是不揣愚昧條爲四款倘分毫裨國涓滴利民臣怨讟且甘之矣乞勅下該部議覆施行臣等幸甚等因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

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戶科都給事
中王繼光等題稱國計空虛邊餉浩大勢已難支又
值春夏旱災北直隸河南山東爲甚因將計處財用
及時賑恤事宜條爲四款思深慮遠委於國計民生
有裨相應照款開列前件擬議上請恭候命下容臣
等移咨各邊督撫及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按御史
仍劄各鎮管糧郎中遵奉施行緣係天時亢旱財匱
民窮謹循職掌陳末議以裨康阜萬一及奉欽依戶
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計開一欵邊餉夫

胡馬之塵不動塞垣久矣乃年例之銀不下三百萬有奇集溝澮而供尾閭內帑不勝其匱以故當今言節財者類以減餉爲第一義而說者又曰有兵有餉何嘗一日不減哉各鎮撫臣每歲奏報三年閱視巡按查盤蓋僕僕然稱勞矣而竟不聞清查實效大有節縮者其果無弊可清耶抑亦邊官套常驟改爲難耶夫邊費浩大屢廑聖慮臣敢以耳目所睹記者與諸臣商之夫無名之費誰肯開銷則凡百經用皆屬正項但陰謀詭計在因公攘取當事者或不加察即

察之而以情恕也年復一年釀成漏卮是故家丁宜限名額而將領濫收豈不滋影射之奸兵馬宜稽實在而逃故不開粟以杜侵冒之弊市賞歲幣價重而貨輕者商人之巧也臺墻工役指一而破十者委官之利也他至名色把總月糧舍人爲數甚多而盜貫虛出不問占役賣閑不問老弱不汰糧餉不除凡此僥竇種種更僕難悉不然遼東侵餉如徐仲魁等者豈謂無人但倖而不敗耳 臣 伏見近日延綏巡撫賈待元一本議處軍士錢糧內查革虛冒及汰除老弱

等項約每歲省銀幾兩萬兩可謂大破常套任事忠勤矣夫虛糜豈止於延綏巡撫豈止於任元而獨延綏能清他鎮不能者惟行之實與不實耳臣請勅各督撫體國憂餉檄行該道滅縮經費芟除浮冗將歷年支銷底冊一一清查某年實用若干某年侵冒若干某項爲正額仍舊某項爲額外宜裁某營尚有遺奸某事尚未清楚將侵漁之孔力潮而杜塞之已往者姑免追究將來者定爲成規務俾今日省費大逾疇昔查覈之後立限具奏庶歲例省去一分太倉積一

宜照見數酌定額例以後侯有缺頂補不得私自召添其有陞遷事故卽將家丁造冊交割至於士卒逃故馬匹倒死各管轄將官卽以實數各報兵備兵備卽移文督餉郎中照數除扣不得分毫容冒違者聽巡按參究查得宣大山西近修官堡已完其議修民堡當此款塞之時又值疲饑之後似宜查其稍緩量停止三年以後豐盈再舉則所省不貲而薊鎮邊工亦應一體查覈冒破冗科臣所議悉宜照款查處至於各邊郎中陞除應聽吏部於選銓時務查清廉幹

濟者以充令本部亦同與聞若任事以後務要秉公清查每季造冊報部要見給散過各鎮主客本折銀糧若干某將家丁口糧草料若干扣除過逃故軍士倒死馬匹銀兩若干比前季清出錢糧若干無實數者駁回參處待三年考覈其造清查扣除實蹟稱職者咨吏部紀錄不職者定以劣考而兵備各官查其節省數多者紀錄優擢其不然者聽各巡按御史參處如蒙俯允本部備咨各邊鎮督撫會同各巡按御史轉行各兵備併劄各督餉郎中備將科臣所議諸

件各照道里遠近限三月內作速查議具題要見各鎮實在軍士馬匹若干其支月糧行糧草料銀兩若干某將官實養家丁若干應食雙糧单糧及應騎馬匹若干倂議軍士逃故馬匹倒死其糧銀草料作何扣除宣大民堡應否暫停修理薊鎮邊工何法稽查冐破歲幣浮價作何彙裁盜賣虛出作何防範不可裁者悉照舊額但可裁者即從裁議或不可省於一時而可省於日後者亦皆曲筭詳思從長計處務使帑發可繼邊費無虧則臣等為邊臣計亦邊臣之自

爲計也內事關吏兵三部都察院者一體咨照遵行
伏乞
聖裁十酌錢鈔竊惟國家疏通泉貨將以求
濟實用上下兩利世若無利於國祗貽商民之害鮮
濟於用徒滋泛爛之虞此在豐亨之時猶當變通宜
民而況內帑匱詘生財無道尚可不爲之一籌耶錢
價低昂有通有塞見今行使惟萬曆金背而太倉露
積者不下三千萬有奇則錢不應多收也明矣況以
有用之銀折無用之錢嘉靖隆慶決不能強民通行
已收者且欲鎔冶另鑄可再收乎戶部新題宣課司

收嘉靖錢增萬曆二倍法稍寓通商惠民之意可無論矣惟各關鈔錠古錢輦運致遠艱難萬狀上損御用下滋獘端有不容不議者夫錢助銀之不及惟其省費便利耳有于銀故立法召買今何如哉銀則利錢則害直以虧消府之額有費銀三四釐而得一文者嘉靖錢是也有費銀十二三釐而得一文者古錢是也解扛水脚之費不與焉且召商徑他省收買則累商地方報錢鼎接應則累民其究也商已無銀民又無錢而額課大損矣況十四年九江商人羅尚貴貿

錢十五萬支至今未完可鑒也于鈔法又何可言者京城內外惟銀錢兼用在祖宗時鈔已難行況今日乎臣查得往歲南京司鑰庫因鈔貫堆積數多比照魚課事例改徵折色上下便之又查得隆慶元年戶部因天財等庫收貯錢鈔支用不盡題准收銀貯庫濟邊者蓋數年矣此後雖本折輪解而解本之年祇利鋪戶未如折色之實濟邊需可佐財賦之急也今內庫收藏億萬不貲時節賞賜充然有餘矧新者既多則舊者易朽折收之例似不可不講也伏乞勑

下戶部將各鈔關收錢事例一槩停免卽近議應收
嘉靖者以萬曆代進雖稍求實用然未慮及商民之
累與逋欠之害耳且古代銅錢各關收買費多利少
亦屬難行臣謂盡數收銀乃為永利應解太倉者以
銀應進內庫者亦以銀夫 皇上之賞何必錢若以
收錢之費較解銀之利不啻三倍厚有所費而薄有
所得非計也至本色鈔錠充各項賞賚雖不可缺然
臣民得之感恩則有之矣求分毫實用則未也以後
賞從其半鈔自不乏合無仍照隆慶年事例折徵十

年少濟燃眉目後急缺再行輪解斯化無用為有用
不加賦而用足之說也前件臣等看得各鈔關額進
廣惠庫古錢鈔錠俱用本色以備賞賜遵行已久近
因九江鈔關庫子羅尚貢解納萬曆十四年古錢赴
河南衛輝府收買被錢戶拖欠迄今未完緣古錢買
之遠方輦運艱難則累商地方報錢戶接應則累民
故此項最難完解及查天財庫所貯鈔錠亦多浥爛
不堪叅科臣王繼光等目擊前弊議稱各以銀代進
庫或照隆慶年例將鈔貯折濟邊各一節無非化無

用爲有用權宜通變之意以臣等愚見竊謂國家鑄錢初意原欲便民而助銀之所不及至其操縱之法輕則以術歛之重則以實散之斯可泉貨流通無壅閼匱乏之患古錢鑄自宋元歷年既多行使又久必致日少日貴收買誠難其嘉靖萬曆通寶民間行使不過京師百里之内比之古錢通用於河南山東北直隸等處廣狹固已不同矣及查嘉靖制錢鑄之四十餘年爲數已多而萬曆新錢除每季進司鑰庫與送太倉各三百萬外即如臣星自管工部事先後題

請鑄給壽宮夫匠及備四司工用不下二千二百餘萬益以累年鑄造與賞用俸錢當不下五六千百萬初鑄時三文抵銀一分已則四文或五文而嘉靖錢則因之廢閣斯豈非少則貴貴則盛行盛行則鑄益多而賤賤則必至壅滯勢有固然無足怪者議者欲令本部發銀召買然以官為市則必致煩擾不如以民為市而自行收買之為得也故本部為近日科臣孟養浩建議題請將鈔關應進嘉靖錢者以萬曆錢代蓋亦稍為疏通尚謂收買無幾今若各鈔關應進

古錢者復照數以萬曆錢代而價則照六文支給鋪墊等費俱以古錢爲准除河西務外其九江北新臨清淮安揚州滸墅每歲大約一千七百七十四萬有零而累年積錢已欽十分之五且用之在官收之在下賤可使貴而不至病國塞可使通而不至病民且以 皇上之通寶供 皇上之賞賚惠爲甚渥不越區區百里之內而泉貨流通者可計日取必矣若錢鈔之設原以節賞賚而示人知所重者似仍以本色爲當然庫積浥爛誠爲可惜若照例改折三年以濟

邊餉萬一之需倘庫鈔漸缺則另議買進是為兩便如蒙俯允本部備行天財廣惠庫及各鈔關遵照施行伏乞

聖裁

一議寬恤夫徵求日急民不堪命着非一日矣尚以時和年豐苟幸旦夕不意畿輔八郡及河之南北山之濟兗東酷旱如焚赤地千里道殣相望民不聊生溝中之瘠不知凡幾雖夏災例於五月開報而甘霖久缺不報可知其災矣失今不恤為憂滋大夫麥苗已槁尚思轉布秋禾而牛具缺乏籽種空虛稱貸無門朝夕徬徨者比比而是則賑貸不

可不議也北方之民忍饑號寒不敢逋公家之賦而勢窮力竭有時而逋欠者誠萬不獲已顛連困苦父子且不相保即目前凋瘵之骨而箠之竟亦何益則帶徵宜可不議也御馬監之草料供用庫之芝蔴近日增加會計不載三輔中州以及齊魯之區亢旱至此且欲求寬於額以內者而況額以外者乎加派不可不議也京邊錢糧除正項外即解扛腳價并徵入庫藏職官領解附腳價足矣而奈之何更僉大戶盤纏使費皆責之俾富者貧貧者死濫役不可不議也

大抵子惠困窮全在有司至誠惻怛體念噢咻爲
陛下施實德於百姓而科罰貪婪屢禁不止尤可痛
恨伏乞勑下戶部行該省直撫按一面宣布德意收
拾人心一面嚴檄有司多方賑濟有缺牛具子種者
曲爲處給勿致流移失所其一應錢糧帶徵者則酌
免分數見徵者或暫假限期解納之例河南山東雖
徵有不同而北直隸等府何旣用官解又僉大戶是
否題定舊例一一具奏前來以憑覆議至於近年加
派芝蔴草料正在兩省八郡之間或價騰累商或催

徵病民名者 皇上止嚴諭內監加意撙節割肉醫饑
勢有不可當此危亟之秋一舉而除豁之以解小民
倒懸之苦沐此洪恩將嵩呼聖壽寧忍死而無他志
矣前件臣等看得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邇來旱
魃為災麥苗枯槁民不聊生誠宜亟為拯救今科臣
條議北直隸河南及山東濟兗東三府亢旱尤甚要
議賑貸及帶徵裁加派及濫役各一節據議無非體
國憂民之意相應依擬及查五月十六日為欽奉
聖諭事內將報災勘災及發穀賑貸并重災地方責

令多方設處賑恤見在傳示舉行合咨順天保定河南山東各巡撫及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按御史即遵照聖諭及科臣題請事理查各府州縣貯有積穀勘覈被災重輕分別賑貸務使貧民均霑實惠其錢糧係見徵者照數徵解如以前年分全徵拖欠者查議帶徵原係帶徵者仍查災傷分數酌量蠲停不得一槩混免其管解京邊錢糧徵有解扛脚價止許差官起解不得復僉大戶以滋煩費如有僉派及需索等弊容本部查訪得實將各掌印官及解官指名參

究如原無解官同係大戶管解者仍舊僉解至於御馬監料原額四萬七千石草一百七十四萬束萬曆十二年因內操加派料二萬五千石草六十萬束供用庫芝蔴原額八千二百二十三石萬曆十四年因香油缺乏加派芝蔴四千七百九十石一斗四升零夫草料之加派原爲供內操之用今內操已停止矣而加派如故芝蔴之加增原爲補香油之不足今召買已盈餘矣而增數不減夫加增之數在朝廷視之爲甚易而科歛追徵實係小民之膏脂况連年屢經

災傷百姓食不充饑流離之狀誠不忍言如蒙勅下各該內監查數量為裁減所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也伏乞　聖裁一徵違玩夫天下非無水旱之憂而無水旱之備者為可憂今海內庫藏鮮有剩錢閭里編民又乏之藏鏹所恃以備凶荒而拯阽危者惟有積穀一事耳屢經調停減數寬限且酌地方之煩簡為積穀之多寡未嘗一槩取盈也宜乎有司遵行旱潦有備而柰之何近日以來虛文相尚收贖之穀祇以充饜盈囊墾荒之穀又無別厫另貯揑數類報

查盤扶同巧避參罰無補當藏之實甚者指積穀爲
厲階横行科歛民膏雖瀝廩空如故一遇災傷惟有
仰給内帑而已法令難行咎將安在臣查得隆慶三
年戸部一本爲欽奉勑諭事奉　穆宗皇帝聖旨這
積穀備賑屢有明旨有司未見着實舉行毛彬等梅
繼勳等都着照例降調欽此一時人心知警倉有餘
儲近年詔旨雖嚴降調者誰與且昔也年一查參今
也三年類參廟堂崇尚惇大寛有司以及百姓恩亦
至渥而人習成懈弛之風殊負德意往科臣彭國光

會以每年查參請矣　皇上謂其議論煩多決令數
易仍遵三年類參之旨臣又何敢㕧㕧置喙但三年
之間守土之吏離任殆盡而積貯全無之罰竟無所
施則查參之謂何臣查得戶部近覆陝西巡撫趙可
懷二本為寬積穀以廣德意等事內查參十四年起
至十六年止三年積穀少至三分以至全無者應參官
一百六十九員而考察被論分陞等項離任以日淺
者共一百五十六員則所應罰治者秪一十三員耳
夫陝西如此其大三年如此其久而所參之官止有

此數欲有司無苟且目前瞿然顧化也得乎鉏災傷之年難拘往數恐查參之例亦太遲闊蓋期定三年必至第四年分方可衍查四年之外何官不離官既離矣其勢不得不豁此所以嚴旨空懸而牴法者甚衆也伏乞　皇上念閭閻窮困水旱常災棠難屢請賑濟必施敕下戶部轉行各省直撫按嚴諭有司贖金備糴者不得抑充私囊開荒另貯者曾否報有實數倉廩頃圮何以補葺斗級乾沒何以釐正奉委查盤之官不許抄謄舊籍三年給由之吏務令冊報部

科若該部眞知的數以後行賑可據之爲左券則地方安能以絕粒爲解耶如崇故套涉支吾者法不貸至查叅之例應否再行酌議倘以屢旨重更則申飭撫按計日查覈不得輕聽離任亦所以維其法於不窮也前件臣等看得儲蓄所以備凶荒考課所以示勸懲近來有司玩愒成風積穀全無實蹟誠不足以肅官常而廣積貯及查積穀萬曆二十年題准每年有查叅之例十一年有寬限三年類叅之例又有按年計日查覈如數方准離任之例明命責成不啻再三

今一遇凶荒全無儲蓄此皆有司不能措辦於平時是以不能救濟於災患且入私囊而滋影射者間亦有之及至考滿查盤俱成故套積穀因循之弊誠有如科臣王繼光之所言者臣愚以爲法久則敝宜賑作而更新之以後各該考滿官將積穀文冊先申撫按即便會同委官詣倉盤驗造冊分送部科果積穀足數方准考滿或有陞遷事故亦查在任日月計筭一體盤查完足方准離任如遇賑貸本部得按籍查發其查叅之限三年大潤一年大侵相應以二年爲

率地方果有災傷明白申呈撫按照災遞減分數本部固不苛求取盈本官亦不得掊尅充數若有揑報扶同及掊尅等弊容　臣等及科臣查照節年題准事例據實叅治恭候命下本部移咨各省直巡撫及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按御史併行各布政司府州縣一體遵奉施行伏乞　聖裁

稽財用匱竭之源酌營造緩急之務以光聖德

以濟時艱疏

王德完 工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八年

臣為天子富有四海琛獻萬邦衆民廣土無改於前而帑竭藏空大殊於昔者何也蓋歲入僅四百萬而歲出輙至四百五十萬有奇居常無事已稱出浮於入年來意外之警不時之需皆因事旋加舊額未有如寧夏用兵甫數閱月約費餉銀一百八十七萬八千餘兩朝鮮用兵首尾七年約費餉銀五百八十二

萬二千餘兩又地畝米豆援兵等餉約費銀二百餘萬兩平播之師未及期年約費餉銀一百二十一萬六千餘兩連川中湊辦共約二百萬三千餘兩婚禮珠寶等項約估銀九百三十四萬三千餘兩婚禮傳造袍服四萬六千餘疋約料銀八十餘萬兩坐派改造十八萬三千餘疋約工料銀三百四十餘萬兩山西潞紬續織四千七百餘疋婚禮傳買段一萬二千七百餘疋共約費十萬兩磁器節傳二十三萬五千件約費銀二十萬兩挑三仙口趙家圈等處約費銀

二十四萬餘兩而各省直災傷拖欠段價料銀一百二十四萬五千餘兩又欠廚料銀九萬六千餘兩夫此數十萬數百萬者積而筭之亦既二千六百餘萬矣假使藏之府庫而無所肩越安得而不殷富然洩之尾閭而無所停涵安得而不匱空當帑空之時而講濟虛之策惟有節之一字最爲喫緊古稱能節雖虛必盈況非虛乎不節雖盈必虛況非盈乎臣請以六事籌焉一曰減織造以拯民命工部題稱浙江袍服二萬六千餘疋該工料銀六十餘萬兩內扣留該

省解部錢糧至三十三年止僅得十萬餘兩議將前數三分出辦該省應二十萬兩戶四工六戶部應十六萬兩工部應二十四萬兩奉　聖旨這織造錢糧你部裏再議處來看欽此夫太倉之積儲懸罄浙西之杼袖俱空袂蒙之人豈能荷百斤力竭之馬胡能馳千里束手坐視莫可為畫夫文稱卑服禹羨惡衣高皇后躬補緝之衣　文皇帝御澣濯之服今綺繡纂組積笥盈箱服御不親安所用此至於羊絨細精為秦塞膏肓之疾瓮罌巧奇貽洪都心腹之殃疲瘵

奚堪痌瘝均憫故織造不可不減也二曰止營建以
贍邊儲蓋各邊年例爰給軍需據部題二十七八年
春夏已題無可發者若薊永昌易則四十六萬兩山
西宣大則四十七萬兩遼延甘固則四十九萬兩而
秋冬未題者又復一百三十餘萬兩九邊之貔貅將
腹西海之蒼赤倒懸即今多方節省猶措注難前若
使到處虛糜則波流何極方今仁智之殿未舉南城
之役未終玄殿之藻如雲龍舟之急如火而尤欲效
長夜之燕遊構冲天之樓閣不惟材木耗盡且致儲

蓄匱空倘有脫巾其何以應昔　太祖謂宮中興作必度量再四而後爲又謂隙地營建忽恐勞民傷財而即止玉音如在儉德宜共此營建不可不止也三日趣大工以省煩費蓋乾清等宮工部發銀一百十三萬兩戶兵二部協濟六十萬兩又據工部處給共約二百數十萬而楠杉巨材出累朝所藏内帑所貯者不與焉夫工之未完也即費數百萬而不爲多工之既成也即費數百金而亦可惜查工匠常至三四千人夫役常至六七百人工匠一日七分則一月幾

千餘金矣役一日五分則一月七百餘金矣待罪該
科隨閣部諸臣縱觀兩宮並美巳極壯麗輝煌然六
月間猶見砌石有不轂之斤錘棟梁有方新之丹漆
至七月後則油彩虛而有待門戶閒而無人夫 皇
上父天毋地不端拱于乾清坤之宮而令坐視銷金
遂皆寢於日居月諸之久暴殄天物糜爛民膏故大
工宜速也四曰停珠寶以垂燕翼據戶部揭稱進過
珠寶約價銀一百三十九萬八千二百餘兩內壓欠
商價二十五萬六千三百餘兩未嘗召買尚該價銀

七百九十四萬五千餘兩吉典伊爾催督甚嚴而賠累何辜無米難炊昔宋太宗碎水晶之漏　高皇帝壞鏤金之牀楚書不寶金玉而寶善人皇祖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今貧商如履陷穽部府如坐鍼氈人命懸系國儲若洗豈以九州萬國之慶典至爲剝膚椎髓之梯航翹首皇帝亟霈德音大賜蠲免不則減十分之五或乃減三分之一近可援珠行鋪戶遠可訓　聖子神孫此珠寶所當停也五曰審採辦以濟國用蓋四川採木原派楠杉木枋五千六百根堄計

銀可三百五十萬兩湖廣原派五千五百六十根塊計銀可二百一十萬三千兩貴州原派二千七百九十餘根塊計銀可九十六萬八百餘兩四川兩運得十分之六查得庫發銀止三十六萬四千四百兩餘皆索之蜀民也湖廣頭運得十分之四庫發銀止一萬八千五百餘皆索之黔民也今三運未完之木尚欲剜肉賸骨乃三殿未採之材何由塗膏釁血必須早爲計處豈可重困疲民則採辦當審也六曰發內帑以救燃眉蓋礦稅之設原爲助工而金花之加足

用停止今據各監進過礦銀四十八萬五千餘兩礦金二千三百餘兩各項稅課幷加罰等銀共二百五十六萬二千六百餘兩積成多矣又萬曆六年奉旨取金花銀每年加二十萬兩迄今三十二年約四百四十萬蓄誠厚矣以皇上萬國九州之財充萬國九州之用宸居皇木國寶邉儲特發非常何御咸裕昔唐德宗置瓊林太盈二庫以爲天子私藏唐臣陸贄力諫謂宜散小儲而成大儲舍小寶而成大寶乞皇上陋德宗之鄙見採陸贄之讜言則泉流而

學通財散而民聚故內帑不可不發也傅說之告高
宗曰惟后從諫則聖伊尹告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
必求諸道臣杞人憂大固爲蛙見而野夫曝背竟是
葵心惟　皇上加納於是逆心之言優入於從諫之
聖則時艱可濟而令德有光矣臣愚不任拳拳待命
之至

遵例盤庫敬報空虚之狀仰乞聖鑒亟圖長策以濟國用疏

曹于汴 刑科左給事中 萬曆三十三年十二月

該臣等接管巡青茲當歲終遵題准事例據京糧庫開造收過放過及借用過各錢糧數目文册前來逐一查筭明白臣等於本月十九日會同戶部貴州司主事王輿親詣該庫盤兌除鏨掃些微給商外見在銀兩並無毫釐尚欠諸商草頭價值三萬五千有零謹將造完文册親齎奏繳臣等竊惟京庫錢糧每歲

額入三十萬額出二十萬額存十萬遐考昔年或積
至百有餘萬以備非常之需今乃一空若洗亦堪凜
凜矣夫諸商辦納血枯髓竭則下窘辦納不前草場
無儲則上亦窘是烏可不深察其故而區畫之也大
抵京庫之空虛由戶部之那解戶部之那解由邊餉
之不足邊餉之不足由太倉之缺乏太倉之缺乏則
濫觴濔厄其孔未可殫述而其大指以錢糧不歸款
項經費不循規制兩端而已何言乎款項假如外有
太倉庫有京糧庫而內有十庫等庫遞者承運庫向

戶部傳討錢糧該部具疏告匱奉旨免三分之一猶不能供　皇上何不渙發明諭逐款開坐太倉錢糧應辦何項京庫錢糧應辦何項承運等庫錢糧應辦何項即金花一節正統以前解貯南京原辦何項迫後貯之內庫應辦何項各遵職掌勿相侵越內府外府總是　皇上之財內匱外匱俱軫　聖明之念亦何至今日曰太倉明日曰太倉直令空匱無策東那西借奪餓商之食以給邊軍而今年邊餉尚缺八十萬兩是軍與商俱餓也何謂規制假如九邊之餉歲

費京運民運七百二十萬有奇較之　皇上初年已踰一倍較之弘治以前奚踰十倍昔也解少而足今也解多而不足　皇上何不亦發明諭諸如此類根究原委勿憚屯政之難清鹽法之難理虛冒之難汰安見其不有所濟其光祿一切各費廚役等一切各役　祖宗時果係若干近年果係若干一復舊典上以昭聖明之儉德下以袪積習之冗濫亦何至一歲之出浮於一歲之入甚至入以二百餘萬出以六百餘萬既竭力搜括苦心那湊亦焉能繼夫晏安無事

不可狃也意外之虞世所常有也今將何時亦多隱
憂之秋也先年寧夏之役費餉銀凡二百萬倭之役
費餉銀七百八十餘萬播州之役費餉銀二百餘萬
脫一旦復有不必然之患或虜馬馳騁或軍士脫巾
或潢池竊發其何所措手乎臣等備員言官國家大
政例得敷陳而目睹府庫空虛已極不勝杞人之慮
輙敢披瀝上奏伏候聖明鑒察施行臣等不勝懇
切待命之至

直陳天下危形請求長策以安社稷疏

汪若霖 禮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六年四月

臣不肖以領巡視之役職在督核國計虛實以卜安危今天下虛危極矣而 皇上不覺羣臣相與因循推調苟且目前殆以國倖 臣竊痛之近該 臣查得太倉老庫止銀八萬兩有奇外庫索然曾無宿儲乃去年本部劄發邊餉尚欠七十餘萬今年劄過未發者又四十萬計矣薊遼宣延之間至三四月無餉頗聞譟動 皇上以爲此天下何等時哉堂堂中國豈今

一旦貧窶若此南北多故度支正項將遂束手坐困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耶夫國家以歲入四百萬轉餉九邊誠非長計頃各省直京邊錢穀民間原未嘗負各藩長守令未嘗不以足額報滿即鹽課關鈔諸臣誰非于復職者則奈何歲額日減也萬曆初年疆場無事太倉冏寺凡積貯以千百萬計日者倭播諸役賴有此耳近七八年來幸鮮軍興又內供典禮本部未嘗不苦口節省其他邪折羸羨亦復多端則奈何太倉若掃不敵一富室也各邊餉司往往以積羨得

美擢督撫道諸臣三年再加級動稱節省過積金若干兩開屯地若干頃則奈何士卒枵腹而呼朝不保夕責京運如乎人債負也太倉盈縮之故不可問邉軍增減之數不可知襲訛承弊形錮疷深至于今日無復爲　皇上任終歲之計者可不寒心户部尚書趙世卿老臣久任誠費拮据補牘連篇幾無遺力　臣貿貿不識大計獨念　皇上倚世卿若左右手豈今時事阽危而遂杜門謝責以空國委君父耶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夫政事之大何但銖銖[illegible][illegible]揔

成數而筭之必有濟者世卿今日誠宜請下定議亟與二三輔臣明白講究察國家所以不足之源與邊塞可以無患之具一切外賦內御以及民屯主客之間力行清覈勿謂弊積重而憚更勿謂禍未張而靳費　皇上亦宜勑出視事俯從所請以濟燃眉夫事有備則易救患卒起則難支往嘉靖庚戌間朝臣玩于邊警匿不上聞比虜入內地　京師乃震一時糗糒不具軍旅不修賴　世宗肅皇帝赫然臨朝督責戶部尚書等官而後人心乃奮虜竟飽去夫至于此

則所損已多嗟何及矣今滇南之亂輙括及兩京廣
東西萬里蜚輸周章已甚不知所底遼東患建夷勢
如剝膚而軍不宿飽何以待之須奉 聖諭惓惓慮
滇遼東粤之難切責撫臣陳用賓等任俸戴罪殺賊
有差仰窺 皇上念周天下斧鉞惟嚴中外臣工莫
不驚嘆夫往者西夏之變督臣魏學曾不嘗以調度
稍緩輙受械繫乎播酋始事破綦江不嘗逮道臣王
貽德罷撫臣譚希思等乎 聖武孔昭膚功立奏今
日之事何以異此夫兩廣督臣戴燿望輕責重久當

罷去不必具論用賓撫滇凡十六年矣阿克小夷一
旦破郡邑殺官民無算圍城三日拱手而與之印信
此何法哉干戈滿地羽檄遝聞敗狀捷音雜然並至
其誰欺之且夷賊發縱于黔酋而盤錯于蜀隅此其
禍未易了陳用賓何據而終欲塗抹愚天下乎建酋
尋釁負國罪在不赦顧其人志大力强交連北虜一
旦風雨驟至患豈在遼撫臣趙揖等老成鎮靜以是
爲常耳即今文告不敷戰守鮮具何得汗漫而兵部
所謂咨劄密議者將操何術往時倭議展轉之故輙

不足蹈也盖 臣竊嘆近日邊事彌縫破壞極矣 皇上以安危付之廷臣而邊臣更以緩急聽之廟算勝敗何常刑賞無制居常姑息一二面目不能斷割迫其亂深禍慘傷幾百萬生命費幾百萬金錢國家騷然大憊而不復究其所以可爲流涕竊願 皇上大奮乾剛嚴勅當事諸臣翻然振刷及時更置先意關防轉弱爲強事半功倍其在今日倘更悠悠不省直待形窮勢促而後倉皇議救勿論謀臣良將應手不及即太倉懸罄之日恐不能具蔬糲消三軍怒色天

下事有不忍言者矣日者黃塵蔽日狂風冲天災變之來殆非偶爾臣扼腕腐心畧陳梗槩國事孔棘不敢托爲長厚以負 皇上伏惟 聖明特賜裁察